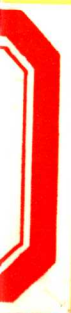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本长篇小說丛书

星竹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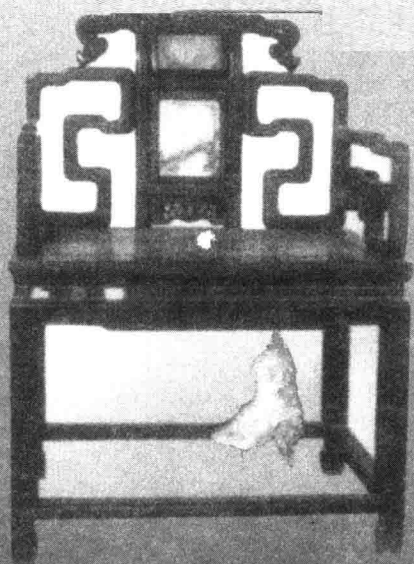
道具



联友社



道具



星竹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道具 / 星竹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5059-3685-9

I.道... II.星...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7282 号

书 名	道 具
作 者	星 竹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冯善雅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96 千字
印 张	12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3685 - 9 / I · 2832
定 价	2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六十八年前的那个雨夜，小乐村的惟一大户冯鸿春一家突遭劫难。当时一家七口，倒有六口于骤然之间死于劫匪的刀下。事情使人闻之丧胆，听了全都愣愣怔怔，倒吸大口的凉气。以至飘洒在雨夜里的那股血腥味道，多少日子后还在人们的鼻子底下搅动不止，生涩地凝在空气里不化。

据说多少年后，小乐村的许多老人闭上眼睛，还能看见那铺展在冯家院落里的一团团血肉，甚是可怕。

过后，是当劫匪离去，人们缓过气来，有了工夫对冯家的事情长短一番的时候，都说这场杀祸是与冯家的那些瓷器木雕有关。事情确实如此，那时冯家的瓷器木雕远近有名，其中一些古玩，确实属于天下的珍奇宝物。那是冯鸿春老爷子喜爱了一生，摸擦了一生，用尽了一生的心血，又专要传给儿孙们，好好保护一世的東西。

谁想，到头来，就是因了这些瓶瓶罐罐，他竟把儿孙们也一起拉上，卷进了这场血腥，全都死在了这金金银银的宝贝上。人说，冯鸿春要是个穷光蛋，要是个沿街讨饭的，大概要远比他这

样造化许多。这话不假，然世间的来回左右，阴阴阳阳，又有谁能说得清楚，料理得那样仔细，那样滴水不漏呢？

事后，村人全都站在街上，望着冯家已被黑参参烧塌了的门楼，都痛惜冯家的那些瓷器木雕，说那一件件都是这世上的绝活儿啊，冯家要是早些出手，换了大洋，埋在地里，定还是太平天下的日月。然这终是后话，终是另一面了，也并非就是冯家人的全部曲委。

事情是发生在夏末初秋的那个当儿，要说这个季节，本是天高云淡，和风朗日的岁月。那时地里的谷子，正是一片金黄，一迈一迈地铺到天上去，灿烂得晃人眼睛，让人喜悦不止。南边的地里，玉米已经拔节，在寂静的夜里，人们都能听到咯咯吱吱，玉米窜长的细密之声，很有韵味。而北边的坡地上，向阳的黄豆也已经结荚，密密匝匝，浓绿得可爱。总之，收获的景象已经分明地攥在人们的手上。田野里的景象，让人感到整个年景的味道实足。望着这样灿灿的天气，村人本是畅快着，等待着，极有耐心地掐算着往后的收成和这一年的日月。

眼前的一切都是让人乐观的啊！

谁想，接下来的情景却不肯如此地下去，而是日日地闹天，风雨不调。进入八月以后，汛期反而来临，雨水过旺。大半个月的时光，天气都是阴着沉着，白苍苍的，像谁刷巴了大块的墙灰，随时都有可能“呱叽”一声坠落下来。空气里都是湿漉漉的，抹布样能拧下水来。墙角里更是布满了一股青色的霉味。

按照乡间人的说法，这是到了“黄日”，黄日是指乱天。据说人生一世，这种乱天总要赶上几回。自然是预示着某种时局的动荡不安。这使小乐村的人都心里惶惶，见天全都拧着脸色，没事就仰起脖子望天，相互问说：“咋是这么个天气？！”

然无人应答，人们心里都像是很有数的，等着也就是了。

在乡间人的心里，“黄日”一到，人间世事，便要发生重大

的变故，且常是一种突变。人在这种年份里，做事也要格外地留心才是，且要尽量减少出门办事的次数。老人们都是这样小心地叮嘱着后代人的，惟恐出事，且都有根有据，不听不行。

结果，就在这个日日阴沉漏雨的季节里，果然传来了官家兵战，劫匪南移的消息。这使四乡里的人们深深地感到不祥和惊惧。日月一下子就被笼罩在了一片更为阴晦的情景中。人们的心绪，也像被缠裹在一层瘦薄冰冷的暗影里。

官家的兵马究竟到了何处，谁在与谁争战的消息，每天都有，被路过此地的外乡人带来，且是众说不一，添枝加叶。在村庄大路上，尘烟般地一掠而过，让人闹不清楚真假，且又相互矛盾着。一会儿有消息说，县城已经被围城的人攻打了下来，说城内官兵的人头，已经在城墙上挂了一溜儿。一会儿又有传闻，说土匪已经抢了官家的枪炮，且把官家灭了大半，惊惊乍乍的就是。

这一夜，大风突起，刮起了满天的黄沙，排山倒海般地从北向南，一路的浩荡，天气灰蒙难瞧，混混黄黄个模样。风里还夹杂着一种哭哭唤唤的声音，很是有些鬼气。树木和墙，都被狂风吹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。日常的景物，被黄沙撕扯得七零八落，一下子少了原有模样的世界让人再也辨别不明方向。

村人都怕，畏惧着，全都闭门关窗，死死地窝在屋里。整个村庄，顿时就像了一座坟茔。

当时冯鸿春一家七口，老人和孩娃儿，男男女女都在房中立着，全都无声地盯着老鸿春手上那线装书般厚厚的一叠账本。这对冯鸿春一家来说，是个极不平常的时刻：

眼下，正是冯鸿春老爷子准备为两个儿子平分家产，料理家事的重要当口。

前些日子，冯鸿春在得到劫匪南移的消息后，便不知怎的，突然变得怪异起来，神情很不正常。他常于夜半的时候，听到屋

外有异样的脚步声嚓嚓地从窗前响过，并总是于梦中，被那些刀枪棍棒的场面吓得惊醒，那时他总是一跃而起，冲着窗子外面大声喊叫：“土匪来啦，土匪来啦，快来人啊！”

夜半之中，这呼声够上惨烈，听着实在让人可怕。家人个个惶惑，每次都是拿了刀棍，且迅速地奔到屋外查看。然屋外却是一片奇静，月亮高悬，连那夜露滴落的淡薄之声，都能听得分明仔细。哪有什么劫匪出入。

后家人干脆于每日的夜晚，轮流地守在屋外，或老大或老二，还总有家丁三四人跟随。只为了冯鸿春老爷子能够入睡。

但冯鸿春老爷子照样要被吓得惊醒起来，无法自制，每每来回地折腾，还总是全身打着哆嗦。他一身的冷汗，常常湿了半床的被褥，像是泡在自己的雨季里。

他说他还是能听到那不知来自何处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异样之声。每当这时，他就死死活活地抱住家里的两只珍贵的瓷瓶不放，怕被谁这就抢了去一样。

这两只瓷瓶，足有三尺的高矮，粗壮得胖孩子一样，上面的花纹精美无比，真是天下的稀物。有时半夜时分，冯鸿春还光着脚板，站在冰凉的地面上，一件件地去抚摸那些雕花的红木家具。是泪水都要流下来的模样，那情景，就像抚摸着他孙子们的一个个脑袋。

冯鸿春就是中了邪！

“老爷子病得太厉害。”

“他是过于担心他的那些物件。”全家人都这样说。但却没有一个好主意。

“冯六，冯六，你过来，再让爷看你一眼。”冯鸿春常躺在床上，如此大叫着他的孙子冯六。叫声吓人。一家人全都怔怔愣愣，觉得这老爷子是要死哩。冯六是冯鸿春二儿子的孩儿。冯六每次听到他爷的叫声，便会踢踢踏踏地赶紧跑去，立在床前，看

着他爷，从不说啥。冯鸿春就捏着他的脸蛋，摸着他的头发。捏够摸够了，叹一声说：“你玩去吧，六子。”

冯六不明白他爷这是干啥，便又踢踢踏踏地跑走了。

冯六从不多言，就自家玩耍。

冯家人谁都不知道冯老爷子倒是患了啥病，这样折腾，也总不是个办法。于是，全家人背着他叽喳争论几天之后，便为他请来了一个仙医。仙医是当地有名的祛鬼女婆，说她只要出山，凡鬼都得躲她。她要价不低，且要轿子抬送来回。

女婆穿戴古怪，还把脸上涂得红红紫紫的模样。

她到了冯家，看了冯老爷子一阵，便点了长香，然后给冯老爷子跳开了大神儿，谁想一跳就是数日，吃喝都在冯家。每日还要收那银两，然对于冯老爷子的病情这却无济于事。冯鸿春一天天反而软塌了下去。女婆看看不行，也就收了摊子，被轿子送了去。冯鸿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这怪病折腾得一日不如一日，身子枯草槐柴一样，蔫得缺少水分。那时他总是听到自己的腹部发出些咯咯吱吱的糟木头声，似所有的骨骼正在散架。他把事情说给家人，还在自家的身上指指点点。家人看着全都呆愣不语，完全不知如何是好。

冯鸿春整天都是一种昏昏欲睡的模样：人参、白芍、红花、生地、罂粟、麻黄……大碗小碗，终日铺展在他的床头脚下，草药搅成一团黑红的气体，为他驱赶着鬼邪，在房中来回飘荡。

然他还是死。奔向阴间的道路，他两脚已经迈得分明。

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，开始在一起嘀咕，是希望他在死前，能够有个清醒，赶紧分了家产，不然冯家真要乱了套呢。于是，两个儿媳做主，暗中给老爷子的药里放了大烟，是让他最疼爱的孙子冯六送了过去。

说：“冯六，听话，把这碗金汤送给你爷。要看他亲自喝下，再把空碗端回。”

冯六嗯着，就把拌了大烟的药碗小心地端到了爷的面前，说：“爷，这药贵呢，我妈说您喝了，病也就好了。是老远给您求来的，叫做金汤！”

冯鸿春老爷子努力地笑了一下，也就把药喝了下去，喝后他人也就难得地抖起了精神。一点不知道这是家人害他。于是，他在这天傍晚的时候，便提出今夜分清家产，以对两个等不及的儿子有个交待。

此刻的全家大小，都瞪着眼睛，候在冯老爷子的身边，是要听他将这家里的一切，如何地左右。

却想不到，冯鸿春刚刚地张开了嘴巴，窗外就黑云密布，骤起狂风。风中带着砂粒，砂粒拍打得门窗哗哗啦啦作响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要命的当口，竟赶上了这么一个鬼怪少有的天气。

这个时候，村外的田野上，一伙壮汉正在狂风中向村子挺进，脚步迈得噼哩啪啦，他们挥着刀棍，赤着上身。有人的脑袋上还扎了黑色的布带，壮汉在风中噢噢地叫着。有人不时地挥舞一下手中的快刀，砍断身边碍事的植物。

傍晚暗色的乌云，从远至近，一点一点，终于大团大团地压在他们的头上，仿佛伸手就能搅动。黑暗好似已经提前到来，树上的鸟儿东飞西蹿，啾啾地叫着，把惊恐布满了天空。

劫匪果然来了！

然小乐村人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劫匪会在这个时候到达。

就在冯鸿春老爷子搬出账本，要对儿子、孙儿们把冯家的事从头到尾说个明白利落的时候，窗外噼噼啪啪地又落起了一阵响雨，雨滴先还大而稀，接着就唰唰地稠密起来，一股一股，瓢泼的一样，越下越大。白亮的闪电，也一道道地划过窗子。跟着就是雷声铺天盖地的响了起来，一声刚刚滚得远去，一声便又接了上来，远近不歇。天塌了一般。

一时间，全家人无不惊感。冯鸿春听着窗外如此的响动，陡

然觉得这个时辰不对。他心上不禁怔怔。猛丁儿就嗅出一股败家的气味，这气味与吹进门缝儿里的雨腥土气一起搅着缠着，在屋子里浓浓地扩散。又像是带了一团团的活物，在屋子里打着转地奔跑，让人难以捕捉。

那时的冯六吓得缩作一团儿。

他娘见了道：“六子，别怕，一会儿也就过去！”

然冯六还是攥紧了娘的衣襟儿死死地不放。

就当冯鸿春老爷子颤颤抖抖，说出全家田地大体账目的时候，院外村街上，突然就传来一片嘈杂，像洪水一样由远而近。

“土匪来了，土匪来了……”村街上，传来了村人的一阵阵呼喊。冯鸿春一家老小都蓦地扭过脖子，向门上死死地望去。这时窗上的闪电，正划出白亮白亮的一道道鬼怪弧线。冯鸿春陡然地硬了脸色，他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账本，感到凶劫已经来临。

他伸手去抓桌子上的茶杯，是想压一压心中的慌乱。

然就在此刻，那伙湿漉漉的壮汉猛然踢开冯家的院门，一时间蜂拥而至。

冯鸿春一家大惊失色，桌上的账本在骤然侵入的风雨中忽忽啦啦，猛烈地搦动，像有无数双手，正于暗里抓着抢着撕扯着，要把冯家的一切撕成碎片。涌进来的劫匪并不说啥，而是刀棍齐下。冯家人还没来得及如何仔细地挣扎叫喊，便横倒竖卧了下去。血水搅着雨水，顺着冯家的门缝儿，红红艳艳地流向街巷。

冯鸿春一家，是死于劫匪的刀下。也有人说那只是一伙穷汉。是专门奔了冯家的瓷器和红木家具而来。事情使人惊骇，成了那一年地方上远近闻名的一宗大事件。说那次冯家被土匪抢去的物件，总共够上金银千两。

然在这场血腥的劫难中，冯鸿春一家并非全都死净，还剩下了一根独苗，那就是冯鸿春二儿子的根——冯六。

他竟然还奇迹般地活着。

那日，冯六是于惊恐之中，被他爷冯鸿春一把搵到了床下。他爷临死的时候，还用一只脚死死地踹着他的后背。冯六在床下，看到了劫匪们的无数双沾了泥巴的赤脚，劫匪们奔向爷的瓷瓶，奔向那些精美的木雕。有人竟扛起了雕龙镶凤的整件家具。那一刻上，屋外的雷声与屋里的砸抢声混成一片可怕吓人的情景，杂沓而又纷乱。冯六瞪着惊恐的眼睛，看到爷的宝物在空中颠三倒四，张牙舞爪，满屋子横竖乱飞。

那时门窗开得笔直，风雨任意飘摇，四下里已经没有了墙壁的感觉，荡荡的都是天地间的风声和雨声。

冯鸿春一生喜爱木雕和瓷瓶，家中物件，无一不精巧神奇。冯六小小的年纪，便整天与此相伴。他眼看着这些珍宝般的物件，被人抱着扛着，走出冯家的红漆大门。那由自家的物件组成的队伍，竟是这样浩浩荡荡，哩哩啦啦，在雨中长得没有头绪。给人以世界的这一头和那一头的深刻感觉，且无边无际地没完。

冯六趴在床下，这是他看到的最为惊奇的世间景象。以至他在多少年后，还在寻找着这种奇特壮观的景象。于睡梦之中，总能见到。他也会像他爷冯鸿春一样，经常被惊醒起来。

那会儿，是待那浩荡的队伍远了之后，屋里只剩下风声雨声的时候，冯六才惶惶惑惑地从床下爬了出来，他立在黑暗的屋中，叫爹喊娘，然却无人理会。地上，窗上，溅的都是大块大块的红色血迹，娘的一条胳膊，竟摆到了桌子上去。冯六吓得两腿哆嗦。那一刻，他眼前的世界，只剩下了一些散乱的木雕，破碎了的花鸟瓷瓶，一地四分五裂的龙爪怪兽，竟都像亲人的尸体一样，横在他的面前。

他瞪大了眼睛，一派的惨景里，这奇特的一幕，深厚无边地撞进了他的脑海，根植了他的全身。那时他简直要疯，他呼地一声奔出门去，顿时在街上疯跑疯颠起来。

那一刻，天和地，树和墙，啥都不是了啥。

从此，当有人提到冯家的那场灾祸时，冯六的眼前便是这幅鬼怪奇妙的景象，丝丝入扣地拧死在了他的心里，让他愣愣怔怔，中了魔病一般难以醒来。

那天他奔到街上，踩着泥水，小鬼一样在风雨里呼唤着村人。村人先是立在各自的门前，望着土匪的踪影完全不见的时候，才涌进了冯家的宅院，当人们发现，冯家已经如此这般的时候，几十号僵死了一般的村人，便又一拥而上，男男女女，把冯家几十年的家当再次抢劫一空，水洗的一样。

小小的冯六，立在街上，看着这一切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
接着，有村人担心即将引起的后患，于是，便有了更可恶的做法，不知谁人，干脆点了火把，扔在冯家的大屋里，骤然之间，冯家噗的一声火起。人们看到火亮，呼啦一下，全都鸟散。接着冯家的院落里便是火光冲天，满院子剥剥落落的爆响。跟着就轰轰隆隆地塌了啥。大雨小了，可那电闪雷鸣，却还在头顶上炸着。冯六躲在远处，看着自家的大火，先是僵住，后就往回猛跑。

“冯家还有个六子哪！冯家还有人哪，你们就缺德吧！”村街上有女人喊叫了起来。

更多的人全都愣住，像是这才明白过来，冯鸿春一家并未死净，是还剩下一个冯六哩。冯六在街上扬起两只小手，哭叫扯喊着。村人全都不动，站在雨水里呆呆地看他。

冯六是在一夜之间，便成了一个孤儿，穷孩子。冯家的一切，眨眼之间，就都破碎了。

二

那夜，冯六被村里的寡妇黄妈，暂且地拉到了她的门上。次日清晨，黄妈站在街上，叉脚立裆，扯嗓开骂：“土匪，你们都

是土匪，抢了人家，还烧了人家！王八蛋们有点良心吗，剩下六子谁管？你们倒是吭声啊！我说六子谁管？！”

街人全都大门紧闭，一片死静无声。

冯六站在黄妈的跟前，无知无觉地呆成一根木头。那时天上有了黄亮，太阳正穿云破雾，一点一点化解着薄云。

有下地的女人站在远处蔫着，全面无表情。这时街上赵家的三叔走了过来，叹一声，说：“黄嫂，谁可知道冯家还剩下一个六子哩。要是知道，大伙咋也不能这样缺德。他不是还有个四爷四奶奶在小王庄吗？远是远了点，可也是他家的人呀。不如这就把六子送了过去，不然咋办？”

黄妈扯嗓一句：“那还等啥？你们爷们儿不办，还等谁办哩！”

于是，当日晌午，村里的男人们便套了驴车，让冯六坐了上去。也是顺路拉脚，捎带上冯六。

冯六是于当日的午后，雨过天晴的时候，便被村人送向了他的远房亲戚四爷四奶奶的家。赶车的赵家三叔，算是村人选出的代表。大车滚动的时候，村上的女人们都抹了泪水。说是没有想到六子还在。这时赵家三叔又扭过脖子说道：“那边要是不收，我可咋办？”不知是在问谁。

黄妈狠一句：“不成再把他捎回，留下给我当干儿子！”又对车上的冯六说：“六子，到了那边听话啊，尽量别回。”

冯六不懂得说啥，目光向自家宅院那边望去。冯家的宅院，已经瞎塌得成了一片黑糊的炭场模样。赵家三叔，这才挥下手中的鞭子，冯六于驴车上颤了一下，也就离开了养育了他八年的小乐村。这一切实在像是一场梦境，让人难以灵醒过来。

远在三十里外的四爷，果然不肯收他，站在院门上，对着突然到来的赵家三叔跳脚吼，说：“他爷活着的时候，我家一根稻草都没沾过他的。他家金金银银阔气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他爷冯鸿春，抠门儿到家个财主，谁不知道。活着的时候，不让谁沾。

咋到了这个下场，你们反把他孙子送到我这边！”

家赵三叔被呛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也不知道冯鸿春老爷子一生就是个抠门儿。

当下，小王庄人全都围了上来，叽叽喳喳，说这就是那财主冯鸿春家的孙子啊。有人就道，昨个晚上，他一家人都被土匪砍死。今早上，县里衙门人都到了乡下，还贴了官府的告示，让财主们小心防犯着。人们一片嗡嗡，都惊着乍着，望着孤苦伶仃的冯六。

赵家三叔低着头，胀红了脸，拉出个哭腔对冯六他四爷说：“他四爷，那边的冯家，真的是没有人了，他家昨夜里被土匪洗劫一空，偏又遭了劈雷起火，房都没剩下一间。”他眨眨眼睛，看着冯六的脖子，突然道：“他四爷，六子脖子上那块玉坠，少说也值半亩地。”

冯六像是知道情况紧急，抬起小手，把玉坠展给四爷看。四爷瞪他一眼：“你家这个下场，也是活该哩，要是早积点德性，我就不信能遇上这事，真是天打五雷轰哩！”说着迈上一步，气得一把夺下冯六脖子上的玉坠，左右看看，掖在了怀里。然后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对周围人说：“我还不如多喂一口猪哩！”

远处，四奶奶拿着锄头，是刚从地里回来。她神色慌张，快步走了过来，扒拉开人群，一下抱住了冯六，惊呼道：“六子，奶奶刚听说了，你爷你娘都咋啦，真的是被土匪杀了，咋就都被杀了？”

冯六有些不知所措，却点头应着。四奶奶回身瞪着四爷：“你吼个啥！他一个吃屎的孩子，可知道啥哩。我说收下就收下，我就要收下，好歹他跟咱沾着亲哩。”说着抹了泪水，抱住冯六不放，竟然啊啊地哭了起来。是觉这孩子这样小就没了爹娘。

一边的赵家三叔说：“那我回了四奶奶。”不等这边回话，人已经赶起了驴车，晃着远去。总算交了这份差事。

四奶奶又和四爷喊了一气，才把冯六留了下来。从此的冯六，改弦更张，做了这头四爷四奶奶的孙子。

事情的蹊跷，不在于冯鸿春一家死了几口人，而是那天夜里，这八岁大的冯六，不但幸免于难，且还在惊吓的一瞬间里，开了“天眼”。这是后来乡间人的说法。乡间人神叨，信神信鬼，天大地大，不如菩萨大。在民间一直流传着“开天眼”的说法。冯六在那可怕的一瞬里，由于神经异常的紧张，神智有些错乱，竟然看到了平日不曾看到的一些奇怪的景象。他记得那时他的头上有无数道的白光闪耀，一圈圈地从他的眼前飞过，亮得刺眼，且灿烂如昼。

其实他是在跑出家门，于村街雨水中遭了猛烈的雷击。那雷电顺着树干，直劈下来，他当时一阵晃当，脑袋里一片明亮，被痛快淋漓地洗了一样。

然那时的冯六只有八岁，这一雷击后的生理反应，他自然无法向人们讲述出来。但此后的冯六，确确实实变得无比聪慧了起来，且还有了一些使人惊奇的生理功能。自从他来到四爷四奶奶这边，这些异样的变化，便渐渐地显露出来，甚是让人惊奇。

他常于暮色时分，远近一片迷茫的傍晚，看到旁人无法看到的景象，听到旁人无法听到的声音。甚至他对四奶奶说，他一到了晚上，便能看到他死去的亲人。亲人就在房前屋后走动，影子阴冷斜长，还施着青色的雾气，有时还唤他六子哩。四奶奶起先并不在意，以为他是想着他娘他爹。

可是有一天，四奶奶站在灰蒙蒙的暮色里，却突然发现，冯六竟然对着空无一人的黑暗之处，清楚白亮地叫了一声爹，接着又喊了一声娘。四奶奶吓得不敢上前。院里空静，并无异样，四奶奶惊得大叫：“六子，你倒是在喊谁，是谁在跟你说话？”

冯六说：“四奶奶，刚才我娘来了。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呢，她问我穿暖了没有，吃饱了没有？还让我好好听您的话呢。”

四奶奶向黑暗里望去，死静中间，六子的叫声仿佛依然在，使人毛骨悚然，好像他的家人真就站在不远的暗里，正与冯六说着什么。四奶奶吓得没背过气去。说：“六子，你撞到鬼了！赶明去庙里，跟奶奶烧炷香吧。”

冯六却说：“那真是我娘，奶奶你看，她还笑哩。”四奶奶吓得赶紧车转回屋，不敢再问。或许这一切，只是冯六的一种幻觉。最后没人再能弄得清楚。

但在平常，那些精美光滑的瓷瓶，那些雕龙刻凤的木器家具，于风雨刀棍下张牙舞爪的模样，就是在大白天里，冯六也能件件看得仔细真切。于是他常在地上，纸上，描来画去，涂涂抹抹，竟也龙飞凤舞地展现得一丝不差，就像谁亲手教过他一样。只是这图画里面，常常带了一股血腥，飘浮着暗暗的一股杀气。

有一天，冯六把用木炭画在窗户纸上的玩意拿给四奶奶来看。四奶奶和四爷看着那些图画，都惊得愣住，那画上都是往日冯家木器上的花鸟兽雕，却都透着一股怪相，四爷四奶奶无不疑惑。暗里，觉摸这冯六是被鬼邪拿住了，或就是落下了什么不愈的毛病，属于中邪。

四奶奶迷惑地对四爷说：“咱可不能给他乱说呀，他年纪还小。”

四爷眯了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这事当然不能宣扬。咱总得想个法子，给他祛祛妖邪。”

四奶奶说：“我天天给他烧着香哩。年底，带他到药王庙里拜一拜，兴许管用。”

可冯六的一些特异现象，却常常能够得到证实。春天，柳枝吐芽，青了树皮的时候，冯六在村外对人，村头那棵老槐上，要有鸟儿做窝了。人们听着都笑，说这娃娃儿傻哩。几天之后，鸟从南方飞来，果真就落在冯六指定的那棵树上不走，进而真的做了一只鸟窝。不久，还有一窝小鸟飞进飞出，一树的叽喳热